

人間喜劇

外省人在巴黎

巴尔扎克著・高名凱譯



外省生活之場景

9

外省偉人在巴黎

H. de Balzac
Un grand homme de
Province à Paris

本書係根據巴黎 Albin michel 書店出版的巴爾扎克全集(插圖本)譯出

魯先，巴爾吉頓夫人，姜迪，阿爾柏爾丁（女僕）大家都一句話也沒有說到這次旅行的事；但是我們可以相信人們不斷的來卻使等待私奔的一切快樂的情人覺得這旅行是非常的討厭。平生第一次到驛站去的魯先非常靜異的看著他預備一年費用的數目差不多就整個的花在自安古塞到巴塞去的路途中。正如一些有稚氣的溫存和幹才的力量的人一樣，他對於這些新的東西就發出他那錯誤的幼稚的驚愕。一個男子坦白的讓女人看出他的感情和他的思想之前應當精細的研究她。一位又溫柔又偉大的情婦會對稚氣的舉動微笑而了解；但是只要她有些微的虛榮心，她總不會寬恕他的愛人做出小孩子的，輕薄的，渺小的樣子。很多的女人在她們的愛好之中都是太誇張的，她們總要把她們的偶像看做一位上帝；然而那些為男子本人而愛他不是先為她自己而愛他的女人們卻能够崇拜男子的渺小的地方，正如男子的偉大的地方一樣。魯先還沒有猜出巴爾吉頓夫人的愛情是和她的驢鞍相連接的。他錯誤了，因為在這次旅行中，當他沒有忍住而邊着出穴的小

鼠一般的可愛的舉止來自由行動的時候，他並沒有對自己解釋路易絲所發出的幾個微笑的原因。

黎明之前，旅行的人們就在埃棧街街的格伊亞爾·布瓦飯店下車了。兩位情人是這樣的疲倦的，甚至於路易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想睡覺，而且也就睡覺去了，不過並不是沒有命令魯先去開她的寓所上面的一間房子罷了。魯先一直睡到下午四點鐘。巴爾吉頓夫人讓人把他叫醒去吃飯，他知道時刻，就趕快穿好衣服，在一間醜陋的房子裏找到路易絲。這房子簡直是巴黎的恥辱。在巴黎，雖然人家說是如何的漂亮，卻找不到一個旅館可以讓富有的旅行家覺得是住在自己的家裏似的。雖然因為突然的醒來眼睛裏不免有點昏暗，魯先卻在這寒冷而沒有陽光的房子裏認不得路易絲。這房子的窗簾是變了色的，擦油的石板地似乎是很可憐的，這裏的傢具都是用過的，都是沒有什麼興味的，都是舊的或拍賣買來的。事實上有許多的人一旦離開了給他們當框架的那些臉孔，那些事物，那些地方之後就不能再有同樣的姿儀，同樣的價值。那些活生生的姿容有特殊的氣派，正如佛蘭德圖畫的濃淡配合法是畫家的天才要給他們所畫的圖像一個生氣時所必要的一樣。外省人大體都是這樣的。其次，巴爾吉頓夫人顯得莊嚴，比這沒有障礙的幸福開端的時候所應有的更為莊嚴，更為沉思。魯先不能夠埋怨姜迪和阿爾柏爾丁伺候他們。餐宴已經沒有外省的那樣的豐富，那樣的佳美。一整的菜是在間斷的默想之中從隔壁的一間餐館端來的，菜的分量很少，他們覺到是讓人家薄給了。巴黎在這些小事上並不美妙，小康之家的人們是在這些地方受罪的。魯先等着飯吃完來問問路易絲，因為路易絲的

態度的變遷有點莫明其妙。他一點兒也沒有弄錯。正當他睡覺的時候，一個嚴重的事變突然的降臨，因為思考是精神生活的變故。

下午二點鐘的時候，查特利到旅館裏來，叫醒了阿爾柏爾丁，對她表示他要見見她的主婦；好容易讓巴爾吉頓夫人梳裝之後，他又來了。自以為是瞞住了人，只被查特利這個簡單的出現而引起好奇心的阿納斯就於三點鐘左右接見查特利。

「我冒着官方的責罰的危險跟着您來，」他說着，給她行了敬禮，「因為我預先看出您所要做的事。但是我得丟掉我的地位，至少可以使您不至於滅亡，您！」

「您是什麼意思呢？」巴爾吉頓夫人叫起來說。

「我知道清楚您愛魯先，」他用一種謙縮的神氣接着說，「因為爲着愛一位男子就得對任何東西都不加思索，對任何的社會習慣都不加考慮，您，您這個懂得這樣清楚這些事情的人就這樣的幹！您相信當人家知道您和一位青年人從安古連私奔出來，特別在巴爾吉頓先生和商都爾先生決鬥之後私奔出來的時候，埃斯卡爾夫人或其他任何巴黎的權貴客廳能够接待您嗎？您丈夫移居埃斯卡爾巴頓有分居的神氣。在這種情形之下，男子漢總要開始爲他們的女人而決鬥，再讓她們自由。您就愛呂崩柏禮先生罷，您就保護他罷，您就爲他而做一切您所要做的事罷，但是千萬不要和他住在一起，如果這裏有人知道您們是在同一的車中旅行的話，

您所要看的社会一定会用手指您。并且，納斯，請您不要爲這個您還沒有拿他和別人相比較的男子而做下許多的犧牲。這位男子還沒有經過任何的試探，如果他在這裏找到一位巴黎的女人覺得對於他的野心更有用的話，他會把您忘記了的。我不是要破壞您所愛的人，但是我請求您允許我叫您把您的利益放在他的利益之前，而對您說：『請您研究研究他！請您認識認識您的舉動的重要性。』如果您碰到閉門羹，如果貴婦們拒絕接待您，至少您對於這些犧牲不會有任何的後悔，只要您想一想您所爲他犧牲的這個人值得您去犧牲，而且懂得您的犧牲。埃斯巴爾夫人又是矜持的，又是嚴肅的，因爲她自己和她的丈夫分居，然而社會上的人卻研究不出他們所以分離的原因；但是拿發達一家，布拉孟，楚夫利一家，勒農古爾一家，她的一切的親戚們都圍繞着她，大模大樣的女人們都到她的家裏來，非常尊敬的歡迎她，好像錯處都是在她的丈夫埃斯巴爾侯爵方面，不是在她那一方面似的。第一次您去看她之後，您就可以承認我的意見的正確。當然我可以給您預言，因爲我認識巴黎：如果侯爵夫人知道您和一位藥師的兒子（如果他不願意做藥師的兒子的話，就說是呂崩柏禮先生罷）一塊兒住在格伊亞爾，布瓦飯店的話，您一到她的家裏，就會覺得失望。您會在這裏碰到比阿美利還要奸刁還要滑頭的對手，這些女人不會不打聽您是誰，您是那兒人，您從那裏來，您做些什麼事。我知道您以爲您可以守祕密，沒有人知道；但是您這種人不能不讓人家知道。您不是要到處碰到安古達的人嗎？來給議會舉行開幕典禮的就是查蘭特的議員們；在巴黎度假期的就是駐防軍的將軍；只要讓一個安古達的居民看見了

您您的生活就要非常可怕的停頓；您就除了當魯先的情婦以外什麼也不是了。如果您需要我無論幫您什麼忙的話，我就住在稅務總局局長的家裏，聖奧瑞利鎮大街，就在埃斯巴爾夫人家裏附近兩步。我相當認識卡里幾安諾大將夫人，塞利西夫人和內閣總理，我可以給您介紹；但是您可以在埃斯巴爾夫人家裏看到許多的人，您也就用不着我了。您想不到某一個某一個客廳去，但是一切的客廳都要希望您去。」

查特利居然能够一直的說，沒有讓巴爾吉頓夫人來打斷他；她很受他的正確的觀察的感動。安古蓮的主后的確想守秘密不讓人知道。

「您說得對，朋友，」她說，「但是怎麼辦呢？」

「讓我給您找一個合式有傢具的寓所，」查特利回答說：「您就可以比住旅館省錢，同時也就算是有了您的家；而且如果您相信我的話，今天晚上您就可以到那裏去睡覺。」

「可是，您怎麼知道我的住址呢？」她說。

「您的車是容易認識的，而且我是跟在後面來的。在麥夫蘭地方，您的車夫把您的地址告訴了我的車夫。您不允許我當您的管家嗎？我一會兒就給您寫出我要安置您的地方的名字。」

「好罷，就這麼辦罷，」她說。

這句話什麼意思也沒有，却說出了一切。查特利男爵是用社會的語言對一位社會中的女人說話的。他一

身顯露着華麗的巴黎的服裝，他是坐着一輛配搭整齊的兩輪輕車來的。偶然間，巴爾吉頓夫人走到十字窗前，思考着她的地位，她看着這位年老的花花公子走去了。一會兒之後，忽然醒來穿好衣服的魯先就出現在她的眼前；他穿着一條去年所做的南京紫花布的褲子和一件討厭的小禮服。他是美麗的，但是卻穿得太滑稽了。用挑水夫的衣服穿在柏爾維德爾的阿波羅神像上或是安特奴神像上，您還能夠認識希臘或羅馬雕刻家所刻的神像嗎？在心坎來證實這個機械的判斷之前，眼睛已經在那裏做比較的工作了。魯先和奎特利的對照是太突如其來的，這不能不打擊路易絲的眼睛。當六點鐘左右吃過晚飯的時候，巴爾吉頓夫人給魯先做了一個暗號，叫魯先來到她的身邊，坐在她所坐的一張印有黃色花朵的棉布所製的安樂椅上。

「我的魯先，」她說，「你的意見不是說如果我們做了一樁要殺害我們兩個人的瘋狂的事情的話，我們就有理由來設法補救嗎？親愛的孩子，我們不應當一塊兒住在巴黎，也不應當讓人家懷疑我們是一塊兒來的。你的前途是大大的依賴於我的地位的，我不應當用任何的方法來放棄他。所以，自今天晚上起，我要到離此不遠的地方去居住；但是你可以住在這旅館裏，因此我們可以每天見面而不至於讓人家找出什麼閒話來說。」

路易絲給魯先解釋社會上的規律，魯先睜着眼睛聽。他不知道尋思到瘋狂上面來的女人同時也會尋思到愛情上面來，他懂得他已經不是安古連的魯先了。路易絲只對他說到她自己，說到她的利益，她的名譽，說到社會，並且爲着解釋她的自私起見，她卻想方法使他以爲這所說的都是屬於他自己的問題。他對於路易絲

已經沒有任何的權利，路易絲又突然的變成巴爾吉頓夫人了，而且更嚴重的是他已經沒有任何的力量了。所以他就不能够忍住眼中流出的粗大的淚珠。

「如果我是您的光榮的話，您還不止是我的光榮而已，您是我的唯一的希望，您是我的整個的前途。我明白了，如果您幫助我成功的話，您也得促進我的不幸，因此我們也就已經這樣的分離了。」

「您批評我的行為，」她說，「您不愛我。」

魯先用這樣苦痛的表情瞅着她，使她不能夠不對他說：

「親愛的小孩子，如果你要的話，我就留在這裏好啦，不過我們大家都要毀滅，大家都要變成孤單無人救援。但是，如果我們都要變成悲慘而被人拒絕的話，如果我們將來要因為失敗而被人丟到埃斯卡爾巴去的話（因為我們得預見一切），你要記住，我的愛，我已經預先看到這個結果，我已經給你提議要依據社會的規律來服從他，而達成功。」

「路易絲，」他一邊回答，一邊吻着她，「你這樣的賢慧把我嚇壞了。你得想想我是一個孩子，我是整個在你的意志之下而被棄的。我，我要勝過許多男人，許多强有力的東西。但是，如果我能够因為你的幫忙而比較更快的成功的話，我一定能够很幸福的因為你而得到我的一切財富。對不起！我一切都依靠你而不怕一切。在我看來，分居就是被棄的先兆，被棄就是死亡。」

「但是，親愛的孩子，社會並不要你多少東西，」她回答說，「這只是在這裏睡覺的問題，你可以整天在我家裏，免得人家找金子來說話。」

只有幾句嫵媚的話就把魯先平靜了。一個點頭之後，姜迪就送來查特利的條子，對巴爾吉頓夫人說他已經在魯森堡新街替她找到一個寓所。她就叫人解釋這條街道的地位，說是離開埃捷爾街不算遠，就對魯先說：「我們是隣居。」

兩個點頭之後，路易絲就登上查特利派來接她到她家裏去的車。這個寓所是由陳具商人排上傢具，是租給有錢的議員或是暫時來巴黎的要人住的那些寓所之中的一個，他是華美的，但卻不方便。魯先十一點左右回到他的小小的格伊亞爾·布瓦飯店去，他只在巴黎看到魯森堡新街和埃捷爾街之中的聖奧瑞利街的一部分。他就睡在他的悲慘的小房子裏，他不能不把這房子和路易絲的偉大的寓所來做一個比較。正當他離開巴爾吉頓夫人的家的時候，查特利男爵到來了，他是從外交部長家裏回來的，全身穿著華麗的跳舞衣。他來報告他所給巴爾吉頓夫人定下的契約。路易絲頗為不安，因為這奢侈把她嚇壞了。外省的風氣最後就在她的身上反動了起來。她變成非常小心於計算的，她是有頭有腦的，所以在巴黎她就要變成一位吝嗇的女人了。她帶了差不多二萬佛郎的錢，是稅務總局局長所開的支票，她打算拿來彌補四年的開銷的超出額，她已經害怕這數目不夠用，害怕要欠債。查特利告訴她這個寓所每月只花六百佛郎的租金。

「這够寒酸的，」他看見納斯的發抖，就這樣的說，「您可以自由應用一輛車，每月車租五百佛郎，一共才五十路易。剩下的只是您的服裝了。看見上流社會的女人不能夠不這樣的安排自己。如果您要使巴爾吉頓先生當稅務總局局長的話，或是要給他在王宮裏頭找到一個地位的話，您就不能夠太寒酸氣。這裏人家只把東西送給有錢的人。您非常僥倖，」他說，「有幸追隨着您，有阿爾柏爾丁給您穿衣服，因為巴黎的候人是够麻煩的。您不要常在家裏吃飯，因為您已經投身在社會裏。」

巴爾吉頓夫人和查特利男爵談論巴黎。查特利告訴她當日的新聞，在巴黎不可不知道的成千的事情。他馬上就給納斯一些指導，告訴她應當去買東西的商店。他指示她要買無邊帽就得到黑爾保爾商店去，要買有邊帽和頭巾就得到儒列特商店去。他給她寫出可以代替維多林的裁縫舖的地址，最後他又使她覺得有解脫安古蓮氣的必要。然後他就用僥倖找到的最後的機智走出去了。

「明天，」他不在意的說，「明天我一定要在那一間戲院定一個包廂；我要來帶您們去，您和呂崩柏禮先生，因為您們一定要讓我給您們兩個人獻出巴黎的敬禮。」

「我沒有想到他的性格這樣的大方，」巴爾吉頓夫人看見他也要請魯先，自己對自己這樣說。

六月這一月，大臣們不知道如何處置戲院的包廂；議員和他們的選舉人就收成着他們的葡萄或監督他們的收穫，他們最難應付的熟人不是在鄉下就是在旅行。所以，這時期巴黎各戲院的最好的廂座都只好接待

一些外客，是老巴黎人不會再看見到的，這些客人讓羣衆看來有一個舊地氈的印象。查特利已經想過在這種環境之下他可以不必花多少錢就能夠給納斯預備一些最能餌誘外省人的娛樂。第二天早上，魯先第一次來，卻找不到路易絲·巴爾吉頓夫人出門去購買一些不可缺少的東西。她去找幾位尊貴而著名的人物，請教她們關於查特利對她說過的女人的服裝問題，因為她已經給埃斯巴爾侯爵夫人寫信通知她的到來。雖然巴爾吉頓夫人對於自己很有信心，因為她會長時期的出過風頭，但是她卻只怕顯得鄉下氣。她相當的機敏，知道女人間的關係第一次的印象最爲重要；而且雖然她知道努力立刻就把自己安放在埃斯巴爾夫人一樣的高等社會的婦女的水平之上，然而她卻覺得有一開頭就得受到人家的歡迎的必要，特別希望不要錯過任何成功的成分。所以，她也讓查特利知道她對於他教她如何和巴黎的高等社會相調和的方法所有的無窮的感激。技巧，侯爵夫人正好是在喜歡爲她的丈夫的親戚盡些慇懃的情況之下。埃斯巴爾侯爵沒有任何的外表的原因卻隱退了起來；他不管自己的事情，不管政治上的事情，甚至於不管家事和他的妻子的事。侯爵夫人於是就變成自己的主子了，她覺得有使社會贊成她的必要，所以她很高興能夠在這種情形之下來代替侯爵，來當家族的保護人。她要誇張這種當家主的權威，因而能够使她的丈夫的錯處變成特別的明顯。她就當天給巴爾吉頓夫人，納格禮柏里斯安人回了一封最動人的信，格式是這麼樣的美麗，甚至於需要許多的時間才可以認識內容的空虛。

「她很高興有一個機會能够使她所聽到的一位人接近她的家庭，她希望這位人能够知道她並不願意在這世界上找到任何讓她更愛的人，她這樣的希望，因為巴黎的友誼是不堅固的；並且如果這不實現的話，這也不過是要和其他的幻想埋在一起的一個幻想而已。她是便着幫她的表妹的忙的，如果她不是不舒服留在家裏出不了門的話，她一定要看她的表妹去；但是她已經認定這位表妹怎麼樣的想她，她已經是怎麼樣的感激她了。」

當他第一次在各大馬路和和平街流蕩的散步的時候，正如一切新來的人一樣，魯先所注目的是街頭的景物，而不是人。在巴黎，一般的民衆第一個關心的就是店鋪的繁華，房屋的高大，車輛的來往；極端的奢華和極端的悲慘的不斷的對照是第一個令人注目的。他是這一羣人裏頭的陌生者，被這一羣人楞住了，這位富於幻想的詩人覺得自己是越來越渺小了。在外省享有某種名望而在外省每一舉步都遇有一個證明他們的重要的證據的人們對於這種整個的消失和他們的價值的墮落是一點兒也不習慣的。在家鄉雄糾糾而在巴黎什麼也不是，這是需要過渡的兩個狀態；那些太突然從其中的一個狀態走到另外一個狀態去的人們就墮落在一種消滅的狀態中了。這位年青的詩人一向是給一切的情緒找到回響，給一切的思念找到一個知己，找到一個靈魂來分享他的最微小的感覺的，然而在他看來，巴黎卻要變成一個可怕的沙漠。當巴爾吉頓夫人應當回的時候，魯先就到她那裏去，但是他並沒有去找他那藍色的好衣服，因為這衣服有點寒酸，縱使不說是破舊

的話。他在巴爾吉頓夫人家裏找到了查特利，查特利帶他們兩個人到崗卡爾岩飯館去吃飯。魯先被巴爾吉頓上的急速的旋轉弄得胡裏胡塗的，一句話也不能够跟路易絲說，他們三個人都坐在車裏；但是他却壓住她的手，而她也很溫和的回答他這樣表達出來的情思。飯後，查特利帶着他的兩位客人到燕德維爾去。魯先看見查特利的臉暗地裏覺得有點不滿意，他責備把他帶到巴爾來的事變。間接稅務局局長這次旅行的目的有他的野心的計算，他希望能够被委為一個行政機關的秘書長，到內閣去當員外郎；他來追問人家所給他的允許，因為像他這樣的人不能够一輩子當稅務局局長；他寧可什麼事也不幹，只希望變成議員，走進外交界。他自己覺得偉大了起來；魯先泛泛的認識這位年老的英男子在巴黎的生活方面要比他高強的一位社會的人物；他慚愧受到他的招待。就在詩人憂煩不安而覺得覺醒的地方，前任的公主秘書卻覺得如魚之得水。查特利利用冷笑來回答他的情敵因為沒有習慣而發出的猶豫、驚愕、問題和小小的錯誤，就好像老水手嘲笑那些沒有水腳的初習的水手一樣。魯先在第一次看見巴黎戲劇中所得到的快樂剛剛好可以補償這些錯亂所生的不快樂。這個夜會很值得注目，因為他對於外省生活所有的觀念大部分都暗暗的棄絕了。範圍廣大了，社會取了另一種比例了。旁邊穿得這麼漂亮這麼新鮮的巴黎的女人使他覺得巴爾吉頓夫人的裝飾未免太舊，雖然她頗有野心，布料、樣式、顏色都不够時髦。在安古蓮那樣誘惑他的頭巾和每一個巴黎女人互相介紹的甘美的發明相比較，在他看來似乎是非常低味的。

「他還要這個樣子的下去嗎？」他心裏說，而沒有知道這一天正在預備一個變形。

在外省沒有什麼選擇什麼比較可做：觀看身材姿勢的習慣給這些身材姿勢加上養成了一種因襲的美麗。搬到巴黎來，在外省被人認為美麗的女人，都得不到人家的注意，因為她只是在下面的一句格言的應用上才顯得美麗的：在肯人的國度裏，獨眼人就是國王。魯先的眼睛就做了昨天巴爾吉頓夫人在他和查特利之中所做的同樣的比較。在她方面，巴爾吉頓夫人也對她的愛人生出許多奇怪的思考。雖然他是異常美麗的，但是這位可憐的詩人卻一點兒也沒有氣派。坐在圓廊上的年青人旁邊，他那袖子太窄的禮服，他那擲下味的裏手套，他那狹小的背心，都使他變成非常可笑的。巴爾吉頓夫人覺得他有一種可憐的神色。關心她而並沒有裝出有意的查特利是用一個可以表露一種深情的細心來照顧她的，風流漂亮而和重新登上舞臺的演員一樣的安舒的查特利只在兩天之內收復了他於六個月中所丟掉的一切的失地。雖然一般的俗人並不承認情緒可以突然的變化，但是兩位情人的分離總要比結合來得快。使巴爾吉頓夫人和魯先心中都漸漸的產生出互不滿意的情緒的原因就是巴黎。在詩人的眼中，這裏的生活越變越偉大，正如在路易絲眼中社會有嶄新的面目一樣。在他們兩個人之間，只要有一個小小的事故就可以把聯結他們的連鎖打斷。這一個在魯先方面是非常可怕的棒喝用不着等多久的時候。巴爾吉頓夫人把他的詩人扔在旅館裏，讓查特利陪着她到她的家裏去，這使可憐的愛人非常的不快樂。

「他們要說我什麼？」他一邊想着，一邊登上他的樓房。

「這位窮孩子真够麻煩，」當車門重新關上的時候，查特利笑着說。

「那些心中腦中有一個思想的世界的人都是這個樣子的。那些要於長期夢幻的著作中來表達許多思想的人對於談話都表示一些輕蔑的態度，談話是使精神貨幣化，使精神品質低落的一種買賣，」驕傲的納格禮柏里斯小姐說，她還有衛護魯先的神氣，其實這衛護大部分還是爲她自己而衛護的。

「我贊同您的意見，」男爵說，「但是我們是和人衆生活在一起，不是和書本生活在一起。請您注意，親愛的納斯，我看到了，在您和他之中還沒有什麼，我很高興。如果您決定在您的生活之中放下您從來所沒有的興趣的話，我要祈禱上帝這個興趣並不是一位假冒的天才。您看錯了！如果在幾天之內您把他和真正的才士和您所要看見的出色的人物來比較的話，您就知道，親愛的美人魚，您在您那迷人的背上所背負而帶到港口的並不是一個富有詩才的人，而是一個沒有禮貌沒有價值的愚笨而自大的小獐子，他在潮娜可以顯得聰明，但是在巴黎卻變成了一個非常平凡的孩子。總之，這裏每星期出版了無數的詩集，其中最渺小的也比查爾登先生的一切的詩還要值錢。我很厚意的請您等着，請您比較明天星期五有詩劇的演奏，」他說着，看着車進了魯森堡新街，「埃斯巴爾夫人給議院的第一等的紳士們定下包廂，她一定也要請您去。爲着看您光榮起見，我要到麥利西夫人的包廂裏去，人家要演奏但納伊人。」